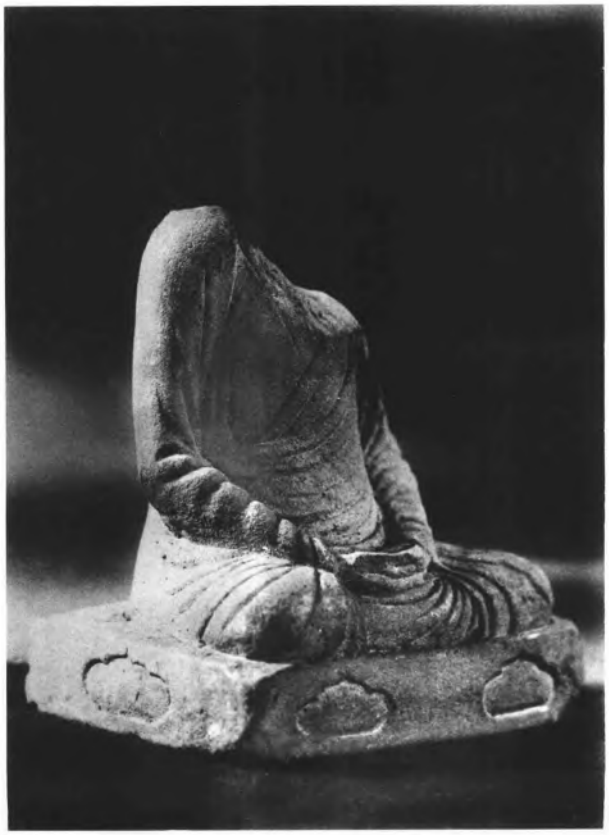


55 坐佛殘像

56 坐佛殘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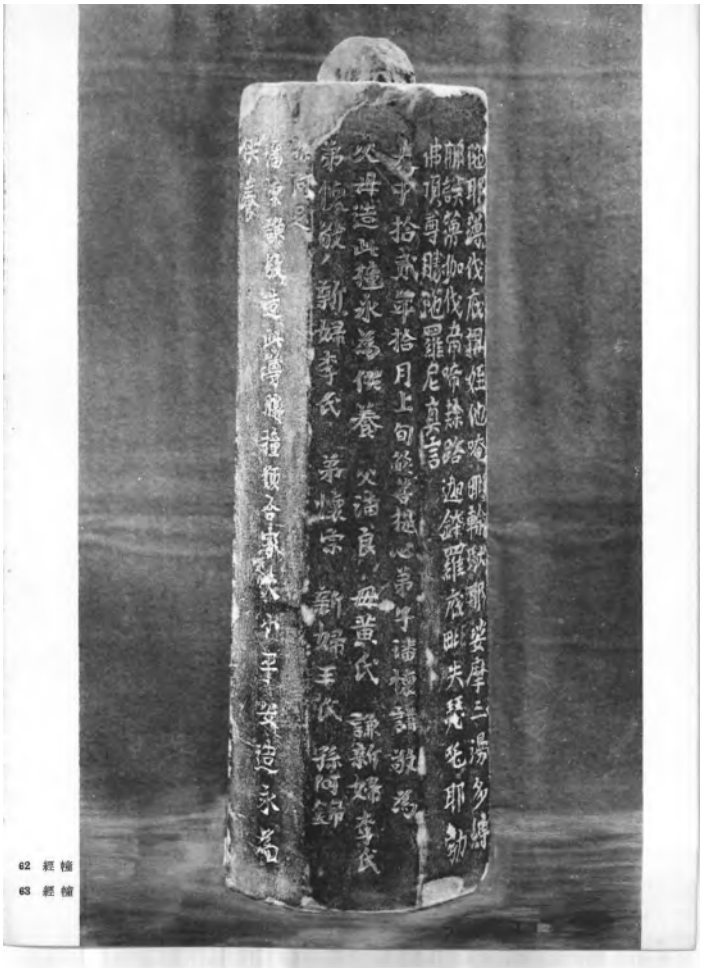
57 殘手

58 殘手

59 經幢

60 上图侧面

61 经幢 →



64 經幢頂

65 經幢頂 →

66 經幢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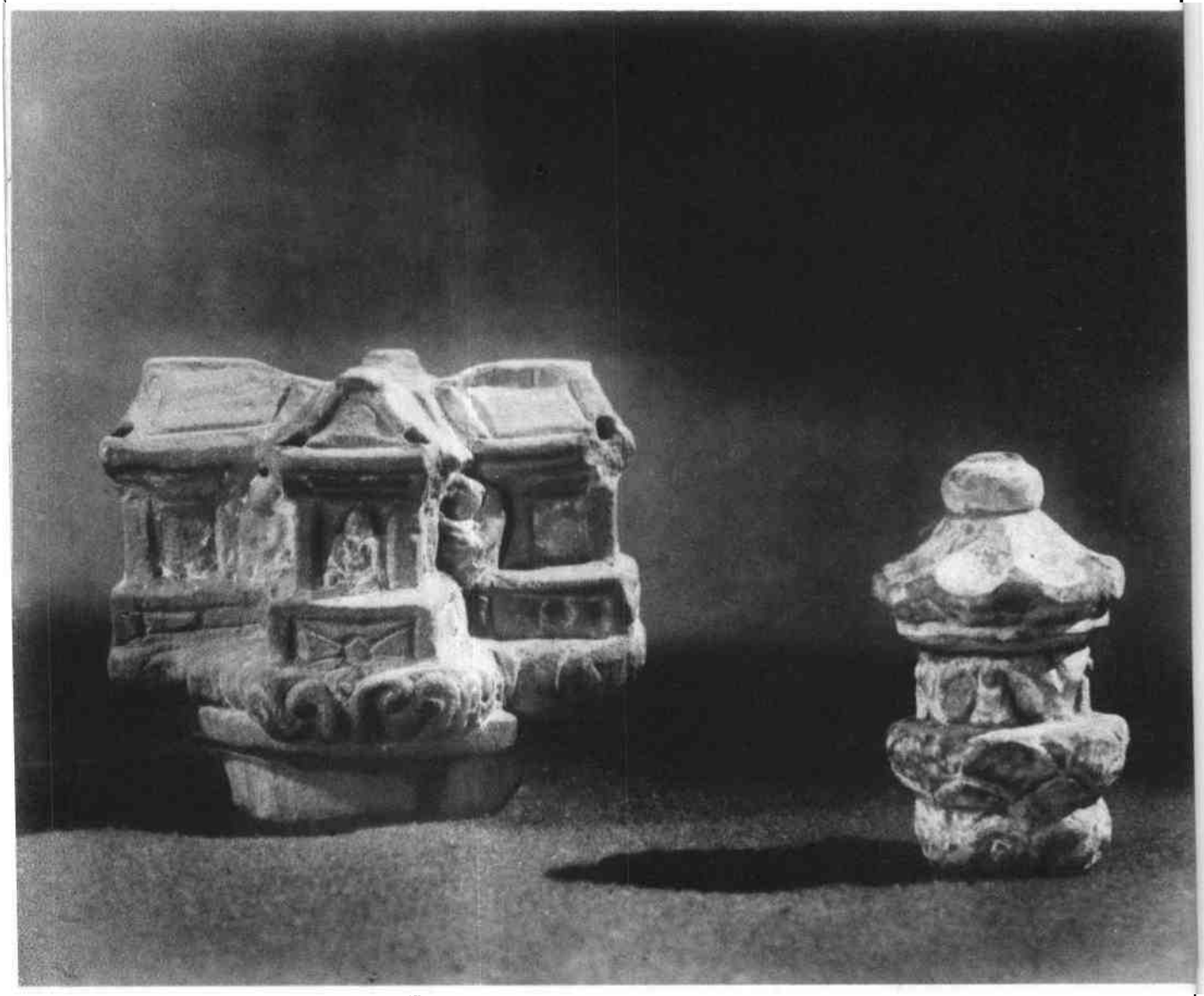
67 經幢頂

68 經幢頂

69 經幢頂

70 輕幢頂

71 經幢頂



← 72 經幢頂　↑ 73 經幢頂

74 經幢座

75 經幢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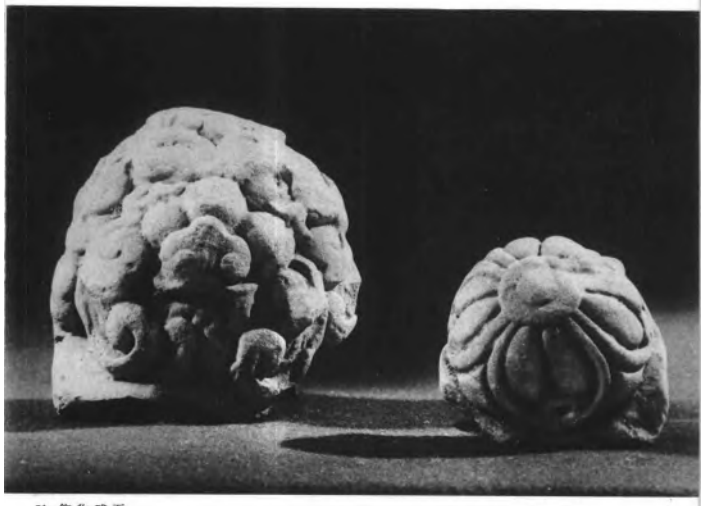
76 經幢殘件

77 佛塔

78 狛

79 蟠螭刻石

80 飾物殘石



81 飾物殘石

82 經碑

83 上图經碑文拓片

84 經碑　85 上图經碑文拓片

86 第 62 图經幢文拓片

87 第 63 图經幢文拓片

邛崍唐代龍兴寺石刻概述

这批石刻是在四川邛崍大佛寺附近出土，現藏成都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館，出土的經过是这样：

一九四七年秋季四川发生大水，邛崍城西靠近鄉(讀措)水河岸的大佛寺附近被水冲刷出一批古代石刻遺物。腐朽的反动政府并未加以重視和保护，任其露置河畔，逐漸散失。博物館聞訊，乃派員前往采集，計先后赴邛五次，經过一年多的时間，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共采集了出土遺物大小約二百余件，运館收藏。解放后，乃重新加以展覽，列为館中重点陈列之一。

出土遺物有石刻，有磚、瓦、脊兽等建筑物品，也有鎏金的銅造像和陶造像，內容相当丰富。特别是其中的石刻一項，不仅数量較大，品类也很繁多，有各种造像、經幢，及其他石刻达一百七十余件，并且大多数都还帶有裝金敷彩的遺跡。可見拥有这批遺物的寺庙当年規模的宏大。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好些遺物上面鐫刻有制作的年代，如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的磚，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的灯台(为私人所收藏)，刻有唐代太和、会昌、大中、咸通等年号的各式經幢，另外还有一件刻着当年寺名——龙兴寺——的殘經碑。这些珍貴的史料，不但說明了这批石刻乃是属于唐代一个叫做龙兴寺的寺庙的遺物，同时也說明了这个寺庙建立于唐朝初年，中唐以后最为兴盛，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灭法之后仍然繼續兴旺过一段时間。但以后这个寺庙何时被燬，目前尙不能确切知道。这批石刻遂埋藏于地下，不为人所知悉("四川通志"、"邛州志"、"邛崍县志"都沒有关于这个寺庙的記載)。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才重現于人間。

这批石刻的質料，也和四川其他各地的石刻一样，几乎完全是紅砂岩。这种岩石，質地輕軟，容易施工，最适合于作彫刻石材之用。彫刻艺术家們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的条件，尽情地发揮了他們的才能，創作出这些含有現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表現在人物的造形上，变化很多，无一相同；在經幢和其他器物的制作上，也是精巧玲瓏，极尽华丽之能事。

唐代是我国艺术史上一个輝煌燦爛的时代。彫刻艺术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流傳到今天的作品非常之多。就四川来說，除邛崍出土的这批石刻外，广元的千佛崖、皇泽寺、乐山凌云寺的摩崖大佛，都是这个时期所兴建。巴中、涪江、大足、簡阳、成都、蒲江、丹稜、威远等地也都有这一时期的作品。足見唐代四川佛教石刻艺术发展的盛况及其分布区域的寬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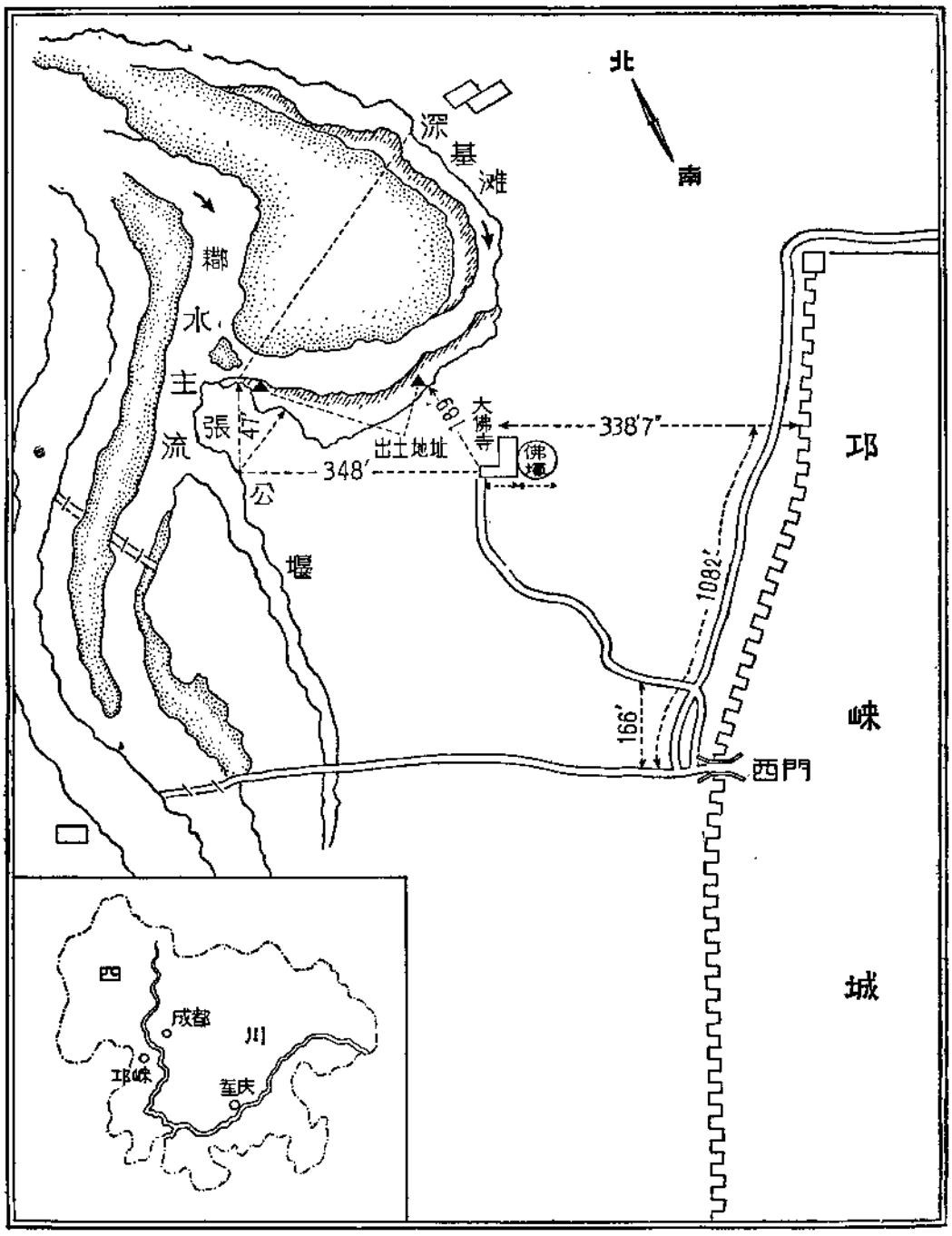
唐代石刻艺术在繼承前代优良傳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一般說来，在技术上由簡朴严整逐漸到了圓熟洗練，在风格上由雄健挺秀逐漸到了飽滿瑰丽。这种造形手法和风格，也充分表現在邛崍出土的这批石刻作品上面。就造像来看，无論是佛还是菩薩的形象，多是体态丰滿勻称，各部合于解剖比例，衣紋也圓轉流暢，极富于人間的健康和美丽的情調。尤其是菩薩諸像，面相溫和，肌肤丰潤，头上的宝冠和身上的瓔珞都細致而不夸張，犹具唐代艺术盛期的瑰丽气象，而与北方的龙門奉先寺諸像在作风上有相似之处。天王、力士諸像，面貌森严，肌肉紧張、渾身披甲，充分显示出护法的威力。韋馱立像的造形优美和手法的細致洗練，更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在供养人和比丘的造形上，由于不受一定程式的限制，作者更充分发揮了写实的技巧。这些供养人，有的濃眉大眼，神情威武；有的寬袍大袖，瀟洒飄逸；有的体軀丰肥，袍帶齐整；形形色色，无一不富于世俗的情态，技法也极为圓熟；其头上所戴幞头和腰間所繫組帶的形制，并且是研究唐代衣冠制度的珍貴資料。比丘头像也是一件饒有情趣的作品，作者以洗練的手法，明确的造形，突出了这位年迈僧人的性格及其遭遇，在刻划性格、表現心理方面，达到了十分出色的成就。从經幢方面来看，在制作上，幢身平面俱作八角形，多数都刻有四甲冑神王倚像，并且毫无例外，通是鐫刻佛頂尊胜陀罗尼咒文；幢座多为八面二級的須弥座，浮彫伎乐、佛龕、或蟠龙；幢頂部分，多鏤刻八角攢尖出簷、重台、勾欄、佛龕、蟠龙，及供养人等等。刻工一般都精致而清晰有力，尤以幢頂部分，玲瓏剔透，华美异常，其意匠之精巧，可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如蟠螭的圓潤灵活，獅子的雄健有力，以及佛塔結構的富于安定之感，都可以說是手法高妙的作品。

这些石刻艺术作品，尽管多数已經殘缺，但綜合起来加以研究，仍可窺見唐代四川西部彫刻艺术的概貌。尽管它的題材是宗教性的，但作为我国劳动人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精心創造的艺术成果来說，它的卓越的写实手法和細膩的造形，确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这些优美的艺术作品，不仅代表了四川西部一千多年以前劳动人民的輝煌艺术成就，同时在历史考古方面也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对于四川佛教发展史、方志史乘的增訂、唐代衣冠制度、建筑艺术等的研究上，都有一定的帮助。

本書所收录的这批石刻共七十三件，其中四十七件属于造像，十八件属于經幢，八件为其他石刻，乃是出土的一百七十余件石刻中比較精美而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对于部分載有年号或寺名的經幢、經碑，因为它在說明这批石刻的时代和来历上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字跡清楚，書法也比較茂美，所以除印入書中以外，并將它的拓片附列卷末，以供參考。書中各图的說明文字部分，大都仅就实物本身加以簡單敍述；至于有关考証方面的許多問題，尚待今后作进一步的探討。惟笔者学識有限，謬誤之处，尚希讀者給予指正。本書的編写，得力于四川大学領导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并承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編輯同志热情地給予帮助，謹此誌謝。

馮國定执笔　一九五六年七月于成都


北
南
深基滩
糊水主流
張公堰
47′
348′
出土地址
大佛寺
佛塔
338′7″
1082′
166′
西門
邛崍城
四川
成都
邛崍
重庆

石刻出土地址簡图